

紀實篇

女兵傳

宋創著



《女兵傳》

作 者 / 宋 創

封面設計 / 葉志傑

編 輯 / 朱家瑩、陶萌萌

出版發行 / 繁榮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斧沙咀寶勒巷2-4號金帝行14字樓A室

電話：2369 2687 傳真：2723 8006

出版日期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版

定 價 / HK\$68.00

國際書號 / 962-429-185-3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K827

455

謹以此書作爲一束小花
獻給逝去的那些歲月



0246357

活著的朋友，

請聽我把那個年頭的故事，
慢慢講……





師範畢業時，與同鄉會女生合影（前排中為作者，攝於1936年）



父親段雙堂，季蘊如，宋創爺仨合影(1949年攝於石家莊)



1941年作者化裝成農婦在農村工作



1961年作者宋創（右一）與吳生、肖思攝於廣州



「七·七」前夕活躍在太原的女兵連，當年有200多人，五十年後(1987年)只剩下這些人了。
(二排右三為宋創)



作者近照



作者1982年攝於廣州家中

楊獻珍同志的一封信 *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宋劍同志：

你写的关于女兵的文章我读了两遍，
写的生动活泼，文体清新，一点党八股的
味道也没有。有几个错字，我已替作改
正了。把错字改正了，就是一片好文章。
恰好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编辑室
的一位同志在我处，我未及征得你的
同意，就把稿子给他了，他可能发表，
我要他的直接同位联系，并征求
你的意见。特此告知。

寄与出著《论党性》一本，供参考。

敬祝

楊獻珍 1954年
10月10日

* 楊獻珍同志原為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目 錄

序	陶萍
外祖母	1
母親 —— 坎坷的一生	10
父親	20
童年	30
撈油 —— 苦難的農民生活	37
入市	42
窖子	47
逃婚	51
憶「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	60
「七·七」前夕	64
—— 活躍在太原的一支女兵	
深刻的教育	76
—— 憶抗戰前夕在太原軍政訓練班	
難忘的中秋	79
—— 廿四架飛機炸太原	
北上抗日	83
發動群眾	86
—— 牛佩琮主任帶我們做羣眾工作	
兒童團	92
—— 薄一波主任教我們做兒童團工作	

夜行一百二十里	96
巾幗不讓鬚眉	102
——懷念戰友郭士華	
七人劇團	108
滑雪	111
九路圍攻	117
三八年在沁縣	124
第一次穿草鞋	129
開小差	133
——抗大的種了遍全國	
請媳婦	138
冀南第一個紡織合作社	141
回憶蕭殷同志	145
反叛軍	148
緣份	152
考驗	162
爲婦女解放流盡最後一滴血	169
破公路	172
婦女參政	176
反鋪張浪費	180
百團大戰前兩天	184
夜宿青紗帳	190

情深似海（一至八）	193
結婚	227
憶吳明	229
王洛翠大伯	235
路	238
跳出合圍圈	245
未放的花朵	252
過河記趣	256
發癰疾	259
土地還家	263
小曹莊叫共產黨救活了	268
培養幹部	270
——回憶劉少奇同志的一次講話	
吃荔憶棗	273
革命熔爐	276
——山西女兵連成立50周年史料座談會上的發言	
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	279
後記	285

外祖母

—

我的外祖母名叫宋大妮，於一八六八年生於宋家莊。這個村不大，共二十幾戶人家，都姓宋。

外祖母兄妹四人，一個哥哥，兩個妹妹。哥哥終生當傭工，一輩子娶不起媳婦。爲了全家糊口，三個女孩子很小就使錢許了人。

外祖母姐仨都生得細皮嫩肉的，兩只烏黑的眼睛像是會說話，不笑也嘻哈，嘴像八哥，能說會道。雖然沒有條件學針線，但由於伶俐，肯動腦筋，不論粗活細活都難不住她姐仨。鄉親們說：「好人沒好命，命太賴。」

外祖母家在陳村，張姓。論門第他祖上還是清朝乾隆年間的武進士，門口豎着大旗桿，臨街的牆上還掛着四塊匾。只是後代子孫不爭氣，連旗桿帶匾都賣了，只剩下一個茅坑。

外祖母十六歲過門時，家中只有一間草房，還是擠在四家地主房的中間，頂多有四十幾平方米。屋內有個神主樓，是木製的小廟。其中都是皇帝對家中人的話封神位。土地也不多，只有離村八華裡崗上幾畝沙崗地，其它的土地都押給了人家。

外祖父愛賭博，還吸大煙，不會幹活，是個浪蕩子弟，全家就靠外祖母到地裡拾柴、揀糧和給財主家做針線活維持生

活。常年吃了上頓沒下頓，過了今天不知明天。她生了一女，名叫素琴，一男，名叫春，都很瘦弱。在生活上，外祖母重點保護兒子，指望他為張家傳宗接代。姐姐也愛弟弟，從不爭食。

四口人的生活擔子，全落在外祖母身上。她不串門，不走親，一年三百六十天在幹活兒。一年冬天，丈夫在城裡賭博，輸了個淨光，棉袍、棉襖、棉褲都賣了，只披着破麻袋片回到村中。半夜裡，他偷偷地進家，沒臉叫門，自己用蓆子捲住，在門洞裡睡了。

整夜大風呼呼地颳，外祖母早晨起來去拿蓆子，想擋住窗戶透進來的風，俯下身去拿時，不由地「啊」了一聲，裡邊怎麼有人？！細看是孩子他爹。她趕緊將丈夫抱到熱炕上，想用筷子撬開他緊閉的嘴，灌他點兒熱湯。丈夫的牙關緊閉，暖了一會兒，身體仍然僵直。她含着淚說：「素琴，春！快去叫你大伯父和三叔，你爹不行了。」兩個孩子縮着脖子，袖着手，在大風中往親屬家奔跑——去報喪。

地主家死個人，請和尚、道士、尼姑念經，家屬每天兩次到經棚領恕注，大戲、小戲唱幾天。窮人家死個人，來幾個親友，用張蓆捲住，抬到沙崗上挖個坑埋了，頂多用白紙做個幡，插到墳頭上，墳前再插一排白棍。村中無聲無息地少了一口人，而村外多了個墳頭。

外祖母常說：「少了他，更好，免得他在外邊丟人，給兒女留禍根，找麻煩。人窮志不短，老天爺給咱兩隻手是幹活兒用的，兩隻眼看東西，看到好的要學習，學本事為了活，活着就不給家中丟人。人閑懶了，地閑餓了。素琴，春要做勤儉人，給張家爭光……」

他們娘仨沒日沒夜地幹活兒。天不亮，外祖母就揹上糞筐和兒子去拾糞。在我們家鄉，婦女不拾糞，男人或者老頭兒才

去拾糞，但她爲了生活，打破了幾千年的舊習俗，揹着糞筐滿村轉。然而她卻不讓女兒去拾糞，只讓她在村邊揀柴。晚上她和女兒給財主家做針線活，兒子紡線。夏天兒子給財主家打短工，她和女兒種崗上幾畝沙地，拾柴，揀糧食，給財主家掐穀子、高粱，摘棉花等。太陽沒出就離開家，日落西山才回家。街坊的人說：「一個寡婦帶兩個孩子幹起活兒來像老虎，想一口把該幹的活兒都吞下去。素琴不論拾穀子、摘棉花都是幹得最快，拿的工錢最多，別看她個頭小，幹起活兒來兩隻手像刀子，快着呢……」

她娘仨苦幹了兩年，把村南二畝地贖回來。這二畝地離家近，肥沃，可以種蔬菜和棉花。仨口子第一次吃上自己地裡產的白菜時，端起碗直笑。兒子天真地說：「娘，熬白菜真香，放點兒油，得香個跟頭。」素琴笑着說：「怕你栽跟頭，才不吃油哩。」

外祖母爲了給兒子成家，就給女兒訂了親，用了男方十六串銅錢。我們家鄉的風俗是很窮才使女兒的錢，因爲找的婆家，不是丈夫大好幾歲，就是殘廢、樣子難看或者家中在村中沒人緣，除非萬不得已，一般都不使男方的錢。外祖母狠着心把女兒賣了，找了個外號母夜叉的婆婆。婆婆不生育，過繼了一個兒子，總不讓吃飽，很瘦弱，據說人特別精靈。

外祖母用四串銅錢，從新樂縣買了個九歲的小閨女，這是春未來的媳婦。街坊說：「這閨女眼睛眯得像瞎子，太難看。」外祖母說：「娶媳婦爲了生兒育女，窮人家要那麼好看，還招禍哩。」她常說：「家裡媳婦醜，活到九十九。俺想讓春活一百歲。」說得街坊們大笑。

外祖母用剩下的十二串銅錢，買了二畝賴地，她認爲有懶人，沒有懶地，多給地施些肥料，賴地就變成了好地。夏天又買了頭小毛驢，日子過得蒸蒸日上，年年有節餘。

外祖母爲了把家治理好，女兒素琴十四歲出嫁時，只買了一個梳頭匣，一套梳子、篦子，做了一雙新紅鞋，借了二姨的紅棉襖，三姨的紅棉褲，就打發上了轎。

二

我非常喜歡住外祖母家，雖然她家只一間草房，常年在屋裡做飯，牆比墨還黑。屋裡除了一個破方桌，就是那個真主樓，放在牆角裡，平時誰都不看它一眼，但逢年過節，外祖母都給它上供點香。我願意住外祖母家，是因為有個比我小兩個月的表妹——星星，還有一個表弟，和他們玩，比我家熱鬧多了。外祖母全家人除星星外，都偏愛我，把我捧到天上。不論冬、夏我都睡在外祖母懷裡。她講故事給我們聽。「劉美案」、「梁山伯與祝英台」、「三皇姑下凡」、「小放牛」等等反復地講。星星睡在背後聽不清，她就爬到奶奶身上，這時就會聽到外祖母的訓斥：「下去，壓死人。」

我喜歡外祖母夏天到田裡幹活兒時，帶上我們。她在路上見到牲口糞就拾，沒有工具，就用手抓糞，用上衣的前襟包住。她邊抓糞邊說：「糞不髒，糞是地的點心，沒有糞，莊稼就不肯長。這和喂雞一樣，要吃蛋，拿糧換，想叫莊稼蔬菜長得好，就得多上糞。」我在外祖母的鼓勵下，見到牲口糞也用小手抓起來，扔到田裡或帶回家。

外祖母常帶我們到八里外崗上的地裡幹活兒。站在大土崗上，看得很遠，火車在鐵路上南來北往地奔馳着，滾滾的白煙，都看得一清二楚。火車呼嚕轟隆的軋軌聲，和「嗚——嗚——」的尖叫聲，我們也隨着學火車叫：「嗚——嗚——」。

火車過去後，外祖母就對我們講關於火車的故事，她說：「老輩子沒有火車，朝廷請洋鬼子修的鐵路。這一車拉很

多人，比牛拉得多的多。那時，村裡人都去看火車，現在整天過火車，也不稀罕啦。你倆好好給牲口割草，我閑了帶你們到鐵路上揀石子兒，鐵路上很多圓石子兒。」我們聽了越割越起勁兒。外祖母又說：「你看，這種草牲口最愛吃，它是小毛驢的點心。」「奶奶，什麼是點心？」星星突然問了一句。

外祖母遲疑了一下說：「點心，是財主們吃的，窮人病了才吃，聽說又香、又甜。快給牲口割草，等打了糧食，過年給你們買點心吃。」

崗上的野花多極了，我們東跑西顛的摘野花，外祖母總勸我們多割草，我們就一邊割一邊看花上落的小黃蝴蝶，啊！又飛來一隻大黑花蝴蝶，那個紅蝴蝶在這朵花上落落，那朵花上沾沾，它和各色花比美、遊戲，非常好看。

「老娘（我對外祖母的稱呼）！我下輩子要生成蝴蝶，飛呀！飛呀！我飛到火車上，我飛到天上，我和花蝴蝶一起飛。」

星星插嘴說：「我下輩子生成老鷹，專吃虫和蝴蝶……」

中午在崗上吃午飯，飯後找一個樹蔭，我們就在樹蔭下睡一覺，歇一會兒，再幹活兒。我和星星很難閉上眼，聽着老娘呼——一聲，知道她睡熟了，我拉着星星的手，蹣手蹣腳地、悄悄地離開樹蔭，在崗上亂跑，我們摘花、捉蛭蛭、打蜻蜓、逮螞蚱、捉大擔張晚上回家燒燒吃，我倆捉啊，逮啊……開心極了。

「你們要瘋啦，回來！」外祖母的聲音像銅鐘，真宏亮。我們聽到她吆喝，飛一樣向回跑。不是跑，而是兩蹦三跳地往回蹣，兩手舉着勝利品，甬提有多高興啦。見到外祖母把手在她眼前晃晃，每到這時，我們就拿出鐮刀嘩嘩地割草，根本不管好草或壞草，胡子眉毛一把抓，亂割、湊數。

外祖母家離石家莊近，村裡有一個警察局。不論是石家莊

來的人，或是局子裡的人，都是穿洋布、縐子衣服，戴着洋草帽，一個個很神氣，也有些那個味。開始我有些怕，後來知道了警察也是人，不是見人就捆，見小孩就抓，拿着警棍的那種巡警。

我五歲時，西鄰居失了火，五間北屋，兩千斤棉花和大車、轎車燒了個精光。城裡巡警帶着警棍，用繩子套走三個人，都押了監。抓人時，我混在人群裡看熱鬧，當巡警用繩子打人、捆人時，我不由地「哇」的一聲哭了。此後，只要我不聽話，娘就說：「巡警來了，抓她。」嚇得我就往娘的衣服裡鑽。平時，陳村的警長高興時，還吡着金牙向小孩們笑哩。我才不怕他呢，他也是人，不過，他不是莊稼人，是官場上的人。

那時還聽說，石家莊是大城市，有大紡紗廠，男女工人都織布，掙的是銀元，吃的是白麵和肉。那裡的人都是吃香的，喝辣的（白酒是辣的），可享福啦。但工人們下工出工廠，到門口要搜身，怕他們偷布……

石家莊也有拐小孩的，我覺得很新鮮，在我家住，聽不到、也見不到更新鮮的人和事。

小時候，冬天跟外祖母到她娘家是最開心的事，那時城裡的三老姨全家、梅家村二老姨和我娘都來宋家莊的老舅家，他們兄妹和孩子們熱鬧一天。他們說到傷心時，鼻涕一把，淚一把地痛哭，兄妹四人的命運都比黃蓮苦。有時說到高興時，又哈哈大笑。我坐在外祖母懷裡，聽得入了迷。

二老姨四個兒子，每年招兵的來了，財主就給她家二十塊現大洋，賣了兵，當炮灰。二老姨爲兒子，丈夫哭瞎了眼，很俊的臉上陷下兩個黑洞，真可憐。

四兄妹長得一樣漂亮標緻，說話、做事兒都利落，每次外祖母都是說：「紅顏薄命，醜夫人多金銀，咱們長得俊，心靈